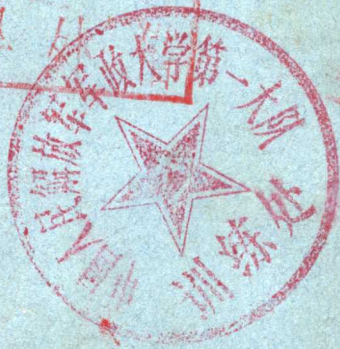


#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

索尔仁尼津著

斯人譯



#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

〔苏联〕索尔仁尼津著

斯 人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

在《НОВЫЙ МИР》1962年11月号露出。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书号 1631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1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7}{16}$  插页 2

1963年2月北京第1版 196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 0.51元

---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目 次

代序(特瓦尔朵夫斯基) ..... 1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 5

### 附 录

为了未来而写过去(西蒙诺夫) ..... 176

为了使这永远不再重演(巴克兰诺夫) ..... 181

为了真理,为了生活(叶尔米洛夫) ..... 189

人活着(迪姆希茨) ..... 195

## 代 序

特瓦尔朵夫斯基

亚·索尔仁尼津这部作品的基本素材，在苏联文学中是非同寻常的。这部作品具有同我们发展中已经为党揭露和摒棄的个人迷信时期有联系的那些病态现象的痕迹，这些现象在时间上虽然距离我们还不算远，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然而过去，无论它是怎样，对现在来说却永远不是无所謂的。全面而坚决地同使过去蒙上阴影的一切东西决裂，其保证就在于真实而勇敢地彻底认清它的后果。尼·謝·赫魯曉夫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大家都忘不了的总结发言中，正是谈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责任是仔细地 and 全面地查明同滥用权力有关的这一类案件。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会死去，我们都有一死，然而我们只要还在工作，我们就能够而且应该查明许多事情，并且把真相告诉党和人民……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这类现象永远不再重演。”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作品不是回忆录性质的文献，也不是作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记录和回忆，虽然只有亲身的经历才能使这种叙述具有如此可信和真

实的性质。这是一部艺术作品，也正是由于艺术家对这一素材加以闡明的結果，它才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見证，成为艺术性的文献，而在此以前，用艺术来处理这种“特殊材料”一直是不大可能的。

在索尔仁尼津的这部作品中，讀者是不会讀到对那个以沉痛的一九三七年为标志的历史时期的包罗万象的描写的。《一天》的内容，自然，是受到了时间、事件的地点和作品的主人公的視野的限制。然而特別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的生活中的一天，在初次踏进文坛的亚·索尔仁尼津的笔下变成具有不平常的活力和忠于人的性格真实的画面，作品的稀有的感染力首先就在于此。对于这里所描写的許多作为悲剧性的“特別营犯人”的人物，讀者也可以想象他們在另一种环境里——在前綫上或者在战后的建設中——的情形。这也是那些由于情势的安排而落入了要經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殘酷考驗的特殊的、极端的环境的人們。

在这部作品中，沒有故意增加一些作为破坏苏維埃法制的后果的駭人听聞的殘酷和专橫的事实。作者选择了特別营生活中从起床到熄灯的最普通的一天。然而这“普通的”一天不能不使讀者为这些从书本中栩栩如生地呈現在他面前的人們的命运而伤心难过。艺术家的明显的成功在于这种伤心和痛苦同絕望的沮丧情緒毫无共通之处。相反，这本就其不加掩飾的、不輕松的真情来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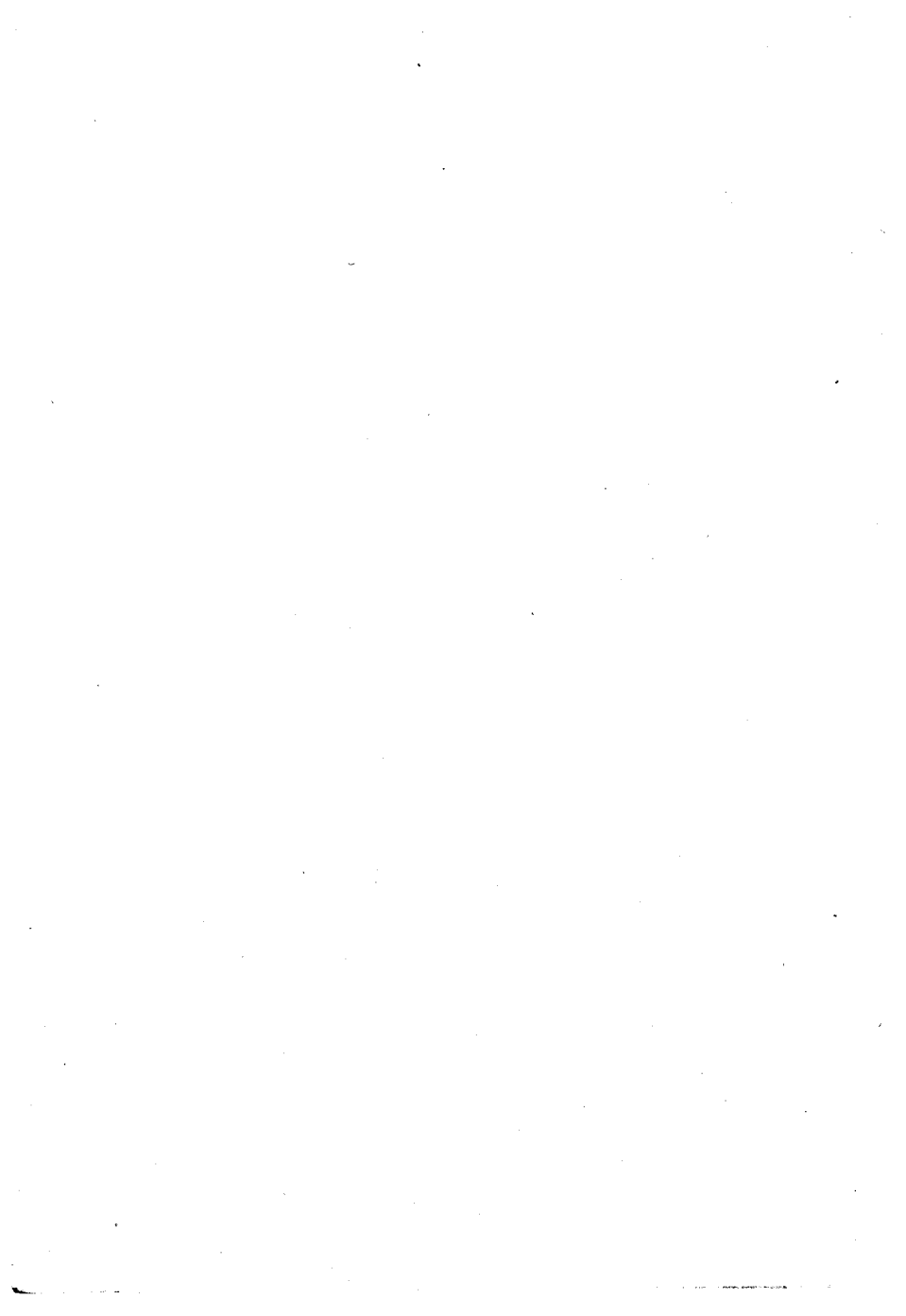
如此不平常的作品，留給你的印象仿佛是使你的心灵摆脱了應該說而沒有說出的那些东西，同时还巩固了內心里勇敢而崇高的感情。

这部严肃的作品又是一个例子，它說明在我們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領域或現象可以从苏联艺术家的活动範圍內取消以及不能給予真实的描写。整个問題是在于艺术家本人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这部作品还允許作出一个簡單的、有益的結論：真正重大的內容、对巨大的生活真实的忠实态度、在描写甚至是最困难的对象时所表現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是不可能找不到相应的形式的。在《一天》里面，形式的鮮明和独特，是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和外在的朴素表現出来的。作者很少去考虑形式，也因此它才充滿了內在的优点和力量。

我不想影响讀者对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的評價，虽然在我看来，毫無疑問，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們的文坛。

也許，作者采用——不过，是非常有节制地、适当地采用——主人公在其中度过自己劳动日的那个圈子里的一些字眼和用語，会引起特別愛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但总的說来，《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属于这一类作品：讀了它們以后，我們感到非常乐意同其他讀者一起分享我們对作者的感激之情。





像平时一样，早晨五点钟，铁锤敲打着挂在营指挥部旁边的钢轨，催人起床了。断断续续的叮当声，隔着结了兩指厚的冰的玻璃窗，听起来很微弱，而且不久就沉寂了；天气很冷，看守不愿敲打很久。

叮当声停息了，窗外的一切却依然和夜里一样，舒霍夫爬起来上便桶的时候，还是一片漆黑，窗外只见三盏昏黄的灯，两盏在警戒区内，一盏在劳动营里。

不知为什么还没有人来开营房门上的锁，也听不见值日员往外抬便桶的声音。

舒霍夫从来不睡懒觉，总是按时起床。上工之前约摸有一个半钟头的時間是自己的，不是公家的，凡是熟悉劳动营生活的人，总能挣到一些外快：用旧衣服里子缝个什么手套；把烘干了的毡靴一直送到闞气队员的床边，省得他光着脚在一大堆毡靴周围打转转，老找不到自己的那双；或者顺着一間間儲藏室跑过去，给什么人效点劳，打扫打扫，替他拿点什么东西；或者到食堂去把桌上的大碗收拾起来，送到洗碗机里去，顺便可能捞到一点吃的东西，但是愿意在那里尽义务的人很多，多得难以应付，最

糟的是：要是碗里剩点什么，就忍不住要拿起来舔舔。不过舒霍夫牢牢地记住了他的第一个队长庫焦明的話。庫焦明是劳动营里的一个倔强的老犯人，到一九四三年为止，他已在劳动营里蹲了十二年了，有一次他在一条荒凉的林間小路上的篝火边对新近从前綫补充到他队里来的隊員們說：

“孩子們，統治这里的是泰加森林<sup>①</sup>的法律。可是在这里人們也要活下去。在劳动营里，誰要是舔了別人的飯碗，誰要是想进医务所，誰要是到保卫科长那里去告密，誰就活不了啦。”

关于告密者，他当然是說錯了。那些人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不过他們都是用別人的血来保护自己的。

舒霍夫經常总是准时起床，可今天却沒起来。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觉得不舒服，不知是发冷还是渾身酸痛。躺了一夜也沒暖和过来。梦中恍惚觉得，一会儿他完全病倒了，一会儿又稍微有点起色。他真不願黎明来到。

但黎明却照常来到了。

在这里根本沒法暖和过来，窗上堆着小冰山，沿着整个营房——好大的一所营房！——的四壁和天花板的接縫处都結滿了白色的蛛网。那是霜。

舒霍夫沒有起床。他躺在一張双层床的上鋪，盖着

---

① 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譯者注。

一条被子和一件呢上衣，連脑袋一起蒙上，两只脚一起伸进棉袄的一只扎起的袖筒里。他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根据声音可以知道营房里以及在他那个小队所住的角落里所发生的一切。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是两个值日員抬着一个八維德罗<sup>①</sup>的便桶。抬便桶这个差事被认为是老弱殘廢干的輕活，可是你去抬抬看，还不許弄洒！75小队有人把从烘烤間里拿来的一捆毡靴咚地一声扔到地板上。接着舒霍夫那小队也有人把毡靴往地板上扔（今天也輪到他那小队烘毡靴）。正副队长默默地在穿靴子，他們的鋪板軋軋直响。小队副現在要到面包房去，正队长則要去营指揮部，去生产計劃科。

队长到生产計劃科去是为了找派工員領任务，不过今天和往常有些不同。舒霍夫想起来了：今天要决定命运了——生产計劃科打算把他們 104 小队从小型工厂的工区赶到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生活小城”的新工区去。这个“社会主义生活小城”是一片荒野，有几块积雪的洼地，而且动工之前先得掘坑、埋柱子、拉上帶刺的铁絲，以防自己的伙伴逃跑。然后才能开始建設。

說实在的，在那里将有一个月无处烤火——連狗窩都沒有一个。篝火也点不起来，用什么生火呢？只有拚命干活才是唯一的生路。

---

① 俄国液量名，一維德罗等于 12.3 升。——譯者注。

队长忧心忡忡地設法解决这个难题去了。他想让另一个行动迟鈍的小队頂替自己的小队到那里去干活。当然，空着手去是談不成的。他給上了年紀的派工員帶去了半公斤腌板油。有时候还得帶一公斤。

是不是到医务所去碰碰运气，歇一天工呢？試一試也吃不了亏。渾身筋骨簡直都要散开了。

再有就是今天是哪一个看守值班呢？

他想起来：值班的是“一个半伊凡”<sup>①</sup>，他是一个又瘦又长、黑眼睛的中士。第一次看到他的人都觉得他叫人害怕，可是跟他混熟了以后，就会知道他在所有值班的看守中是最随和的了：他既不会关你的禁閉，也不会把你拉到生活管理員面前去。在九号营房的犯人还没吃完早飯之前，还可以在床上躺一会儿。

板鋪顫动着、搖晃着。两个人立刻起身了：一个是睡在上鋪舒霍夫旁边的浸礼教徒阿辽什卡，另一个是睡在下鋪、以前当过海軍中校的布伊諾夫斯基。

两个值日的老头子把两只便桶抬出去以后，就为了該由誰去提开水的問題爭吵起来，活像娘儿們似的吵得叫人厌烦。20 小队的电焊工大喊了一声：

“喂，你們这一对鞭炮！”說着就拿起一只毡靴使勁向他們扔过去。“我来給你們調解調解！”

---

① 伊凡一般指身材高大的人，“一个半伊凡”是形容此人比伊凡还要高大。——譯者注。

毡靴砰地一声碰到一根柱子上。两个老头子不吭气了。

小队副在邻近的一个队里低声嘟囔着說：

“华西里·費多雷奇！食品供应科有坏蛋捣鬼，本来該給咱們四个大面包，可現在只給了三个。克扣誰的呢？”

他这句话虽然說得很輕，但他那个队显然都听见了，大家都屏着气靜听，想知道今天晚上要把誰的面包切去一块。

舒霍夫一直躺在他那个压得板板的装着锯末的褥子上。他只盼自己別再繼續受这种双重的折磨，或是干脆生他一場寒热病，或是让渾身別再发痛。不然真是不三不四。

正当浸礼教徒口中念念有辞地在祈禱的时候，布伊諾夫斯基从便所回来了，他好像有点幸災乐禍似地褻褻起来：

“喂，坚持住，紅海軍战士們！准有零下三十度！”

舒霍夫决心要去医务所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只威武有力的手猛地把棉袄和被子从他身上拉下来。舒霍夫把呢上衣从臉上掀开，稍稍抬起身子。干瘦的塔塔林站在他的下面，头正好齐他的板鋪那么高。

这就是說，今天是他值班，于是他就悄悄溜进来了。

“111-8541”塔塔林讀着舒霍夫那件黑色的呢上衣背后一块白补丁上的號碼。“罰你三天勞役禁閉！”

這所營房里的燈沒有全部點着，有兩百個人睡在五十張臭蟲成堆的雙層鋪上。一聽見他那與眾不同的低啞的聲音，半明半暗的營房里所有還沒起床的人都立刻翻身坐起來，匆匆忙忙地穿衣服。

“為的什麼，長官？”舒霍夫用一種很可憐的聲音問道，其實他並不覺得自己真有那么可憐。

勞役禁閉——這還是半禁閉，既能吃到熱飯，又沒工夫去想心事。要是不放你出去干活，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禁閉。

“你沒按時起床吧？咱們到指揮部辦公室去，”塔塔林懶洋洋地解釋了一下，因為他和舒霍夫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為什麼要關舒霍夫禁閉。

塔塔林萎靡不振的光臉上毫無表情。他轉過身去，尋找第二個倒楣蛋，可是所有的人——有的在暗處，有的在燈下，有的在下鋪，有的在上鋪，都已經把腿伸進左膝上縫着號碼的黑棉褲里；已經穿上衣服的則掩上衣襟，急忙向門口走去——他們打算在院子里等塔塔林走開以後再回去。

要是舒霍夫是因為別的什麼該受處分的事被關禁閉，他不會這麼難過。他所以難過，是因為他過去總是最早起床的。但是，他知道塔塔林是會放過他的。舒霍

夫只不过为了装装样子，一面继续求饒，一面使劲穿上了棉褲（褲子的左膝靠上的地方也縫了一块磨破了、弄髒了的布头，上面用黑色的，但已經变得暗淡了的顏料写着U-854的号碼），穿上了棉袄（上面有两个同样的号碼，一个在胸前，一个在背后），从地板上的一堆毡靴中挑出自己的那双，戴上帽子（帽子正面也有一块同样的写着号碼的布头），就跟着塔塔林出去了。

104小队的队员都看见舒霍夫被带走了，但是誰都没說話：說什么都不济事，而且又有什么可說的呢？队长说不定还能替他說一两句好話，可是队长不在那里。舒霍夫也沒对任何人說一句話，他不再去糾纏塔塔林了。舒霍夫的同伴会猜到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会給他留早飯的。

两个人就这样出去了。

寒气夹杂着叫人透不过气来的烟雾。远处角落里的崗楼上，有两盞巨大的聚光灯把十字交叉的灯光射在警戒区里。警戒区里的灯和劳动营里的灯也閃着光。这么多的灯光把天上的星星都吞沒了。

犯人們都快步跑着去干自己的事，毡靴踩在雪上吱吱地响。他們有的去廁所，有的去儲藏室，有的去取邮包，有的把大米送到小厨房去。所有的人都縮着脖子，掩紧衣襟，他們都在想：他們要在这种严寒里呆一整天，这个念头要比严寒本身更使他們冷得发抖。而塔塔林却穿着他那件綴着染上了油污的淡藍色的領章的旧軍大

衣，不慌不忙地走着，好象一点也不觉得冷。

他們經過圍在劳动营內一座磚砌的監獄四周的高高的木板牆；經過保护劳动营的面包房以免犯人钻进去的带刺的铁絲网；經過指揮部木房的一角，那里有一截布满了霜的鋼軌挂在一根柱子上，下面用粗铁絲兜着。他們又經過另一根柱子，柱子上挂着一个完全被霜蒙住了的溫度表；这根柱子豎在一个背風的地方，免得水銀柱降得太低。舒霍夫怀着一綫希望向溫度表乳白色的小管子瞟了两眼：如果是零下四十一度，那就不該赶他們出去干活。可是今天它怎么也不会降到零下四十度。

他們走进指揮部的木房以后，馬上就走进看守們的房間。到了这里才搞清楚，正象舒霍夫在路上已經猜中的那样，根本不是要关他什么禁閉，只不过是看守室的地板沒人擦洗。这时候塔塔林宣布他饒恕舒霍夫，并吩咐他把地板擦洗干净。

擦洗看守室的地板，这是一个不能离开警戒区到外面去干活的特种犯人——指揮部木房的勤务員份內的差事。但是因为他在指揮部的木房里住了很久，所以他可以进出少校、生活管理員和保卫科长的办公室，替他們效劳，有时候还能听到些連看守們都不知道的事，日子一久，他竟认为让他給普通的看守擦地板好象有点委屈他了。那些普通的看守使喚了他一两次，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开始指使那些会投机的犯人来擦地板了。



看守室里炉火熊熊。两个看守脱去了外衣，只穿一件骯髒的軍便服，在那里下跳棋，第三个看守却象先前一样，穿着束紧腰带的皮袄和毡靴，睡在一条狭窄的木炕上。角落里放着一只盛抹布的水桶。

舒霍夫高兴起来，因为塔塔林饶恕了他，就对塔塔林說：

“謝謝，长官！往后我再也不睡懶觉啦。”

这里的規矩很简单：干完活就走。現在，当舒霍夫有活干的时候，他觉得全身好象不再酸痛了。他提起水桶，沒戴手套（他在匆忙之中把手套忘在枕头底下了）就向井边走去。

那些到生产計划科去的队长們在那根挂溫度表的柱子跟前站了一会儿，一个比較年輕的队长，过去是苏联英雄，爬到柱子上去把溫度表擦干净。

下面的人嘱咐他說：

“你可別对着它呼吸，不然它就会上升的。”

“什么会上升！去你們的吧！……不会影响它的。”

舒霍夫的队长丘林不在他們中間。舒霍夫放下水桶，把双手抄进袖口，好奇地观望着。

那个队长在柱子上嘶声哑气地說：

“零下二十七度半，混蛋东西。”

为了准确起見，他又看了一次，然后就跳下来了。

“它不准确，老是扯謊，”有一个人說。“难道他們会